

—— 1950-1955 ——

夏志清  
夏济安  
书信集

卷二

王洞 主编 · 季进 编注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 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

## 卷二

(1950—1955)

王 洞 主编

季 进 编注



中文大学出版社

《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卷二：1950-1955) (简体字版)

王洞 主编  
季进 编注

© 香港中文大学 2015

本书版权为香港中文大学所有。除获香港中文大学书面允许外，不得在任何地区，以任何方式，任何文字翻印、仿制或转载本书文字或图表。

国际统一书号 (ISBN)：978-962-996-747-5 (精装)  
978-962-996-749-9 (平装)

出版：中文大学出版社  
香港 新界 沙田·香港中文大学  
传真：+852 2603 7355  
电邮：cup@cuhk.edu.hk  
网址：www.chineseupress.com

*Letters Between C. T. Hsia & T. A. Hsia (Vol. II: 1950-1955)* (in simplified Chinese)

Edited by Della Hsia  
Annotated by Ji Jin

©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15

All Rights Reserved.

ISBN: 978-962-996-747-5 (hardcover)  
978-962-996-749-9 (paperback)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 Tin, N.T., Hong Kong  
                              Fax: +852 2603 7355  
                              E-mail: cup@cuhk.edu.hk  
                              Website: www.chineseupress.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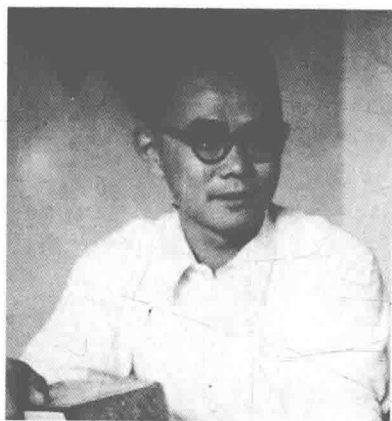
Printed in Hong Ko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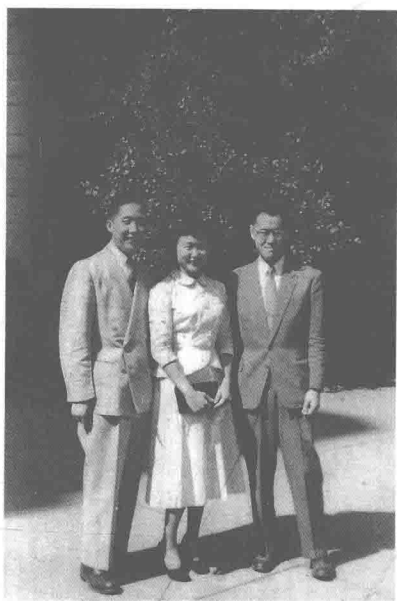
夏志清在耶鲁宿舍（19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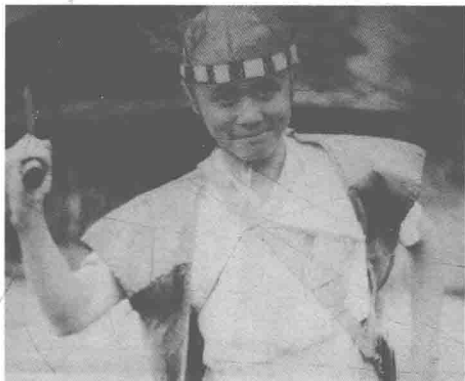
夏志清沪江同学吴新民新婚（1951）



夏济安在台大宿舍（1952）



李田意、汤小姐（Corinne）、夏志清在耶鲁大学（1951）



夏济安在日月潭 (1951)



夏济安初抵台北 (1950)



夏志清身着博士服在新港约克街 (1952)



夏济安抽烟斗 (1952)



夏志清 1953年秋天在新港 (1953)



夏志清与 Carol 结婚 (1954)



夏志清的上司饶大卫 (David Rowe) (1960)



夏济安抱着婴儿树仁 (1955)



夏济安在印第安纳大学（19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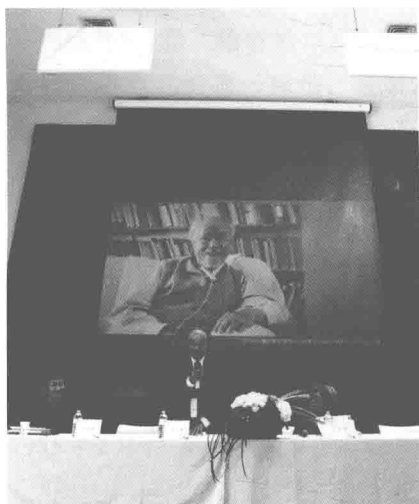
夏济安在印第安纳大学（1955）





夏志清与张和钧  
在纽约山王饭店  
(2004)

夏志清与刘金川在纽  
约西餐馆 (2004)



中研院夏志清纪念会：胡晓真、王汎森、  
王洞 (2015)

## 卷二中的人与事

王 洞

2015年4月27日王德威教授与胡晓真所长在中央研究院举办了一个夏志清纪念研讨会，德威希望在会前出版志清与济安的通信以资纪念。在季进教授的协助下，由联经出版社胡金伦总经理大力推动，《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卷一)》如期面世。自1947年至1965年，兄弟二人书信往还，有六百多封。十八年间，志清定居美国，生活安定；济安却因政局不安，离京返沪，经港赴台，辗转来到美国，迁徙频繁。这六百多封信，即以济安的变迁，分五卷出版。卷一发表了121封信(始自志清乘船离沪从火奴鲁鲁1949年11月21日寄出的第一封信至济安赴台前1950年10月23日由香港发出的编号第121号的信件)。卷二始自第122号信件(1950年10月31日)——志清由耶鲁寄至台北的第一封信，至第280号信件(1955年6月9日)——济安结束印第安纳大学的课程，至伊利诺伊州访友，由芝加哥寄出的信。

抗战胜利后国共之战，国民政府节节失利退守台湾，一时无法安插随政府迁台的官员与百姓，新近迁台的人，大部分无职业，没收入，靠积蓄度日，生活很清苦。济安由崔书琴先生引荐，幸得台大教职，但外文系没有熟人，很感孤单，教学之余致力于英文写作。济安英文的造诣果然得到系主任英千里、校长钱思亮的赏识。1955年2月台大派济安来美“取经”，由国务院资助在印第安纳大

学进修一学期，学习写作。济安写了两篇小说：《传宗接代》(“The Birth of a Son”)与《耶稣会教士的故事》(“The Jesuit’s Tale”)。后者得到《宗派杂志》编者兼名批评家赖富(Philip Rahv)的鉴赏登在该刊1955年秋季号，肯定了济安英文创作的成就。

在印第安纳进修期间是济安一生最快乐的时光。国务院的津贴较一般奖学金优厚，济安不需为生活担忧，安心学习，成绩斐然。他爽朗的个性、诙谐的谈吐，很得同学的欢迎，常被邀参加会议发表谈话，接受校刊的访问。虽然获悉他追求多年的女友别嫁，很受“震撼”(shocking)，但他失恋的悲伤因爱慕女同学Ruth而冲淡。济安被Ruth的美丽吸引，一直没有机会接近，在学期行将结束时，才鼓足了勇气端了饭盘与这位美女在饭厅里同桌吃饭，所以学期完了，他便去芝加哥转往附近的Elkhart看望Ruth。

济安去台湾以前，在昆明、北京、上海、香港，虽然两手空空，但生活非常舒适，因为有父亲及父亲朋友的接济。到了台湾，接济中断，必须“自力更生”。台大薪水微薄，入不敷出，幸有宋奇\*帮忙，接手了香港美国新闻处的翻译工作，按件计酬。这些译文都收入《美国散文选》(香港今日世界社，1958)。济安的高足刘绍铭教授发现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藏有此书，认为有重刊的价值，请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重印济安的译文及作者原文，中英对照，书名《名家散文选读》，即将出版。济安在1950年代，长期在《学生英语文摘》(*Student’s English Digest*)选载当代名家小段英文，详加注释，嘉惠有志学习英语的学生。我读高中时即是这本杂志的读者，久闻夏济安的大名，很是仰慕。1959年济安的得意门生朱乃长教授集结了这些文摘，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现代英文选评注》，至今销路不衰。简体版也早在1985年面世，2014年由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重印发行。

看过卷一的读者，都知道济安单恋一位十三岁的小美女。这段恋情随着北平易手结束。济安逃到香港，在一家公司上班，住在

\* 宋奇，即宋淇，又名宋悌芬(Stephen C. Soong)，笔名林以亮。

豪华的旅馆里，却领不到薪水，只好给富家子弟补习英文，赚取生活费，在即将离港时爱上了女生秦佩瑾。这位秦小姐，多愁善感，喜爱文学，与济安以创作互勉。这与济安勤于写作，不无关系；这期间，济安发表了《苏麻子的膏药》、《火柴》、《火》等短篇小说。秦小姐与济安通信不断，但只愿维持师生关系。在台湾，使济安动心的是一位台大英语系三年级的女生，名叫董同珩。济安指导她写论文，接触频繁，日久生情。董小姐毕业后，与济安逐渐疏远，济安1955年离台来美时，已放弃对董的追求。济安给志清的信每每提起这两位小姐，请志清代购精美的卡片，或讨明星的照片。志清在百忙中，一定满足哥哥的嘱托。

济安平日谈笑风生，但与心仪的女子单独相处时往往手足无措，尤其不知道怎样送女友礼物。六妹玉瑛告诉我大哥在上海时曾带她去看童芷苓，从苏州买了一双绣花鞋，想送童芷苓，拿不出手，竟将绣花鞋带回。据名散文家吴鲁芹的太太说，济安在台北时，常去她家打麻将，有一次带了一个贵重的皮包来，说是这皮包是特意请宋奇在香港买来预备送董同珩的。到了董家，不敢送，怕小姐拒收。济安自尊心极强，对追求女人，缺乏手腕与信心，不敢送书籍、食物之外的礼物，生怕女方觉察其求爱的意图。每次恋爱耗上三五年，都以失败告终，蹭蹬蹉跎，以致终身未娶。

1950年志清通过了博士口试，再没有准备考试、写paper(论文)的压力，开始想交女朋友。他追求心仪的女子，与济安相似，屡屡失败，直到1953年秋在耶鲁的舞会上遇到新生卡洛(Carol Bulkley)，刚从曼荷莲学院(Mount Holyoke)毕业。志清追求不到的梅仪慈也是曼荷莲的毕业生，所以他们有共同的话题。卡洛温柔善良。她曾对我说志清是她认识的人中最聪明的，她不顾父母反对，决定嫁给志清。志清却嫌卡洛貌不美，有所保留，但又觉得从来没有一个女人像卡洛这样爱他，舍不得放弃成家的机会。于是他们在1964年6月5日结了婚，不久生下了儿子树仁(Geoffrey)，小家庭尚称美满。

卷二所收的信充满了不安。先是上海政策瞬息变动，兄弟二人担心父母收不到汇款，后来担心自己的前途。1950年韩战爆发，美国为确保太平洋战线，派第七舰队保护台湾，才解除台湾人民对共军侵犯的恐惧。此前人人自危，国外有亲戚朋友的，都想离开台湾。济安也不例外，很想来美国，因曾生过肺病，担心通不过体检，不敢贸然申请来美。志清在获得英文系博士后，为找事犯愁，既不愿意回北大，在共产党统治下生活，也不打算去台湾，只有留在美国谋职，赚取美金，才能接济上海的父母与妹妹。幸得耶鲁政治系饶大卫教授的赏识，为其编写《中国手册》(*China: An Area Manual*)，后又得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的资助，撰写《中国现代小说史》。两者均非长久之计，往往为来年的工作忧虑。

兄弟二人欣赏彼此的才学，互相交换意见。济安在台大开始教初级英文，后改教文学史、小说等高级课程，常请弟弟推荐美国最重要的作家、评论家及购买最新的书籍，所以二人常讨论西洋文学。济安的国学根底好，见识广，志清转治中国文学后，常请教哥哥，1952年后二人讨论中国文学的时候居多。从这些信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知识渊博、充满幻想的夏济安；而夏志清则是一位虚心学习的谦恭学者，与日后“狂妄自大”的“老顽童”判若两人。

济安对这个弟弟的学养思辨，充满了信心。当他获知志清得到编写《中国手册》的工作时，写道：“接来信知job有着落，甚为欣慰。由你来研究中国文学，这是‘中国文学史’上值得一记的大事，因为中国文学至今还没有碰到一个像你这样的头脑去研究它……凭你对西洋文学的研究，而且有如此的keen mind，将在中国文学里发现许多有趣的东西，中国文学将从此可以整理出一个头绪来了。我为中国文学的高兴更大于为你得job的高兴。”(见第147号信件)志清果然不负济安的期望，其《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国古典小说史》为研究中国文学展开了一个新的视野。

兄弟二人对胡适、鲁迅、沈从文、老舍、茅盾、巴金、郭沫若都有微词。他们是边读边评，尚未看到这些作家的全部作品，难

免有失偏颇。我认为兄弟二人信里的褒贬，只能看作是他们互相切磋，学术思想发展的心路历程。等看完他们所有的信件，读者对《中国现代小说史》及《中国古典小说史》的形成，会有更深的理解。

卷二的信里，谈女人的时候很多。因为男大当婚，兄弟二人都在寻找结婚的对象。志清追求过的女生有七八位之多，都没有成功，以后也不再来往，不知她们的下落，因此不注。梅仪慈是唯一有成就的学者，研究丁玲有成。当年志清给她写过两封情书，没有得到回音。志清1991年退休时，王德威为志清举办了一个研讨会，梅仪慈特来参加，志清非常开心。志清得知济安的女友董同琏与他人结婚，为了安抚济安，首次向哥哥倾吐自己在上海心仪的女子：沪江的张庆珍、上海的叶如珍和圣约翰的刘金川。他曾经写过一封情文并茂的长信给刘小姐，被退回。他把这情书一直带在身边。张爱玲过世后，他写了一篇《初见张爱玲，喜逢刘金川——兼忆我的沪江岁月》（《联合报副刊》，1999年3月21、22日）。陈子善教授找到了刘金川在纽约的地址，志清与刘女士取得联系后，志清和我请刘金川和她先生吃饭。以后我们两家每年在餐馆见面两次，轮流做东，直到2006年刘金川因乳腺癌过世。

当年在上海，刘金川早已与表兄相恋，故将志清的情书退回。1948年带着初生的婴儿去了台湾。1949年初丈夫乘“太平轮”由沪来台与妻子相聚，不幸沉船丧生，刘女士只得带着儿子返沪，教英文谋生。她第二任丈夫陈森，本是她的学生，婚后生了儿女各一。中美建交后，他们的儿女都来美留学，在纽约定居。他们来美照顾孙儿、外孙。陈先生是福建肉松的少东家，文革时吃了不少苦，不愿再回上海。同志清的妹妹一样，上海只带给他们痛苦的回忆，上海的繁荣，丝毫激不起他们的乡思。倒是我们这些在台湾长大的幸运儿，以中国的“崛起”自豪，常常去上海，享受上海特有的奢侈。

# 编注说明

季 进

从1947年底至1965年初，夏志清先生与长兄夏济安先生之间鱼雁往返，说家常、谈感情、论文学、品电影、议时政，推心置腹，无话不谈，内容相当丰富。精心保存下来的600多封书信，成为透视那一代知识分子学思历程的极为珍贵的文献。夏先生晚年的一大愿望就是整理发表他与长兄的通信，可惜生前只整理发表过两封书信。夏先生逝世后，夏师母王洞女士承担起了夏氏兄弟书信整理出版的重任。600多封书信的整理，绝对是一项巨大的工程。虽然夏师母精神矍铄，但毕竟年事已高，不宜从事如此繁重的工作，因此王德威教授命我协助夏师母共襄盛举。我当然深感荣幸，义不容辞。

经过与夏师母、王德威反复讨论，不断调整，我们确定了书信编辑整理的基本体例：

一是书信的排序基本按照时间先后排列，但考虑到书信内容的连贯性，为方便阅读，有时会把回信提前。少量未署日期的书信，则根据邮戳和书信内容加以判断。

二是这些书信原本只是家书，并未想到要发表，难免有别字或欠通的地方，凡是这些地方都用方括号注出正确的字。但个别字出现得特别频繁，就直接改正了，比如“化费”、“化时间”等，就直接改为“花费”、“花时间”等，不再另行说明。凡是遗漏的字，则用圆

括号补齐，比如：图(书)馆。信中提及的书名和电影名，中文的统一加上书名号，英文的统一改为斜体。

三是书信中有一些书写习惯，如果完全照录，可能不符合现在的文字规范，如“的”、“地”、“得”等语助词常常混用，类似的情况就直接改正。书信中喜欢用大量的分号或括弧，如果影响文句的表达或不符合现有规范，则根据文意，略作调整，删去括弧或修改标点符号。但是也有一些书写习惯尽量保留了，比如夏志清常用“只”代替“个”、还喜欢用“祇”，不用“只”，这些都保留了原貌。

四是在书信的空白处补充的内容，如果不能准确插入正文相应位置，就加上〔又及〕置于书信的末尾，但是信末原有的附加内容，则保留原样，不加〔又及〕的字样。

五是书信中数量众多的人名、电影名、篇名、书名等都尽可能利用各种资料，百科全书、人名辞典、网络工具等加以简要的注释。有些众所周知的名人，如莎士比亚、胡适等未再出注。为避免重复，凡是卷一中已出注的，卷二中不再作注。

六是书信中夹杂了大量的英文单词，考虑到书信集的读者主要还是研究者和有一定文化水平的读者，所以基本保持原貌。从卷二开始，除极个别英文名词加以注释外，不再以圆括号注出中文意思，以增强阅读的流畅性。

书信整理的流程是，由夏师母扫描原件，考订书信日期，排出目录顺序，由学生进行初步的录入，然后我对照原稿一字一句地进行复核修改，解决各种疑难问题，整理出初稿。夏师母再对初稿进行全面的审阅，并解决我也无法解决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再进行相关的注释工作，完成后再提交夏师母审阅补充，从而最终完成整理工作。书信整理的工作量十分巨大，超乎想象。夏济安先生的字比较好认，但夏志清先生的中英文字体都比较特别，又写得很小，有的字迹已经模糊或者字迹夹在折叠处，往往很难辨识。有时为了辨识某个字、某个人名、某个英文单词，或者为了注出某个人名、



某个篇名，往往需要耗时耗力，查阅大量的资料，披沙拣金，才能有豁然开朗的发现。遗憾的是，注释内容面广量大，十分庞杂，还是有少数地方未能准确出注，只能留待他日。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有限，现有的整理与注释，错误一定在所难免，诚恳期待能得到方家的指正，以便更好地完成其余各卷的整理。

参与卷二初稿录入的研究生有姚婧、王宇林、王爱萍、许钊宸、周立栋、张立冰、曹敬雅、胡闽苏，特别是姚婧和王宇林付出了很大的心血，在此一并致谢！

2015年7月